

# 独弦伴奏成绝唱

张治洪

儿子考取了艺术硕士生，朋友说儿子遗传了父亲，我说：对，是遗传了我的父亲。

父亲是一位乡村老师，我和弟弟从哆、咪、咪，到京胡、二胡演奏，都是父亲一个音符一个音符，手把手教出来的。在那个红旗招展、“战天斗地”的年代，除了八个样板戏，人们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精神食粮了。农家院子里，吹拉弹唱，是大伙儿打发时光的顶好方式。夏天，每逢周末，在自家院子里，父亲一把二胡，我一把京胡，弟弟一把月琴，组成了京剧伴奏的三大件，月光下，爷儿仨开始了京剧选段的演奏和伴唱，声音一响，乡邻陆续赶来，常常坐满半个院子，有的被感染了，还情不自禁地来上一段儿。无论是西皮、二黄，还是梆子、秦腔、郭建光，京剧那特有的“板、眼”节奏和旋律，伴着习习

凉风，在整个山村的上空飘荡着，然后会一直飘进人们的心里。在没有电视、电脑，也没有卡拉OK的年代，这种自娱自乐的表现形式，村里人感到很受用。哪个周末父亲没回家，这台戏似乎就唱不下去，大伙儿会感到莫大的失望。

父亲爱好广泛，琴棋书画，吹拉弹唱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他是公社教师宣传队里的骨干，也是村里业余剧团的编导和主弦，村里演出的《红灯记》、《李二嫂改嫁》等剧目，均渗透着父亲的心血。那时候排戏一般在冬季，村里小学校放寒假了，把教室的桌椅靠墙角摆起来，中间支个铁炉子，屋顶吊盏汽灯，这就是排练厅。这个时候的前台后台、演员、伴奏，还有围观的村民们，欢聚一堂，大伙儿随着剧情，因喜而乐，有悲则泣。有时一句幽默话儿或一个滑稽动作，会笑得前仰后合，更有甚者差

点儿背过去气，那气氛不亚于当今的春晚。是啊，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，似乎找到了更为珍贵的东西……

剧目排练结束，首演式是在村里举行的。村民们看着自己的剧团在本村演出，感到熨帖和亲切。之后，剧团要走出村外，也就是正月里的巡回演出。到外村演出，父亲是一定要去的，一场剧目如果没有主弦，那是件糟糕的事情。

那年冬天，一场大雪之后，天气越发变得寒意刺骨。“剧团”踏着膝盖深的积雪，来到十几里外的村里演出。朴素的山村，简易的舞台，台上声泪俱下，台下鸦雀无声，台上的每句台词和唱腔，都揪扯着台下几百颗渴望而动感的心。当时演出的剧目是吕剧《李二嫂改嫁》，气温零下十几度，看到观众一双双渴求的眼神，演员和后台激情满怀，全身心融入了剧情。当演员唱到“李二

嫂冲出——房门”这句唱腔后，伴奏音乐要连续奏出十几个强音，以渲染角色的悲怆情绪。忽听“嘭”的一声，父亲手持二胡的外弦断了，顿时后台慌了，台上演员更慌，她在用求助的目光盯着父亲，父亲坚信地朝她点了点头，示意她继续唱下去，而父亲用仅剩的一根内弦继续演奏，直到这段唱腔结束。此时的前台和后台都替父亲捏了一把汗，台下的观众倒是看得津津有味，似乎什么都没发生。后来，父亲的“独弦伴奏”，在方圆几十里的乡村传为佳话。

父亲撒手西去已28个年头了，然而每当拿起二胡或听到二胡的声音，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、桩桩件件，都会浮现在眼前，似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。时光不能倒流，但记忆是可以穿越的，这种穿越过的记忆让人刻骨铭心，这些记忆会是永恒的！

## 怀念百岁奶奶

刘学光

奶奶已经离开我三年了，但她那慈祥的音容笑貌，和蔼可亲的高大形象，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，仿佛在梦里，好像就在昨天，时刻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2011年那个黑色的炎热夏天，一整天的狂风挟着暴雨，把闷热难耐的高温天气驱赶而去，就在那个霎时间风停雨歇，顿感清凉的快至午夜的时刻，我的奶奶满脸含笑、无疾而终，微笑着与我们告别在我小姑那刚落成入住不久的新别墅里，走完了她百年的历程，没有与我们打最后的招呼，就匆匆挥手离去，让我们深深地怀念！

奶奶在故居的老宅里接受故里亲朋乡邻的吊唁，全村400多户人家都来探望这位村中有史以来第一位百岁老人，对这位德高望重、为人和善的“世纪老人”做最后的诀别。花圈、烧纸，排成行，堆成山，有七老八十步履蹒跚的老大爷，有刚上小学的孩童，有年老体衰的老大娘，有奶奶接济过的患病邻居，有曾年轻气盛不懂事经奶奶教育过后痛改前非有所作为的公司老板，有对老人不孝顺经奶奶一宿苦口婆心地说教的老媳妇。出殡那天，全村的人都来了，人山人海，无不掩鼻同泣，送这位深受乡邻爱戴的品德高尚的老人最后一程，场面之壮观，气势之宏大，让人振奋惊叹，令人记忆犹新。这是奶奶用一生的人品换来的荣耀，是奶奶帮助他人、乐善好施、与人为善、待人热情的平凡中透出的伟大！奶奶带着乡邻恋恋不舍的乡情走了，奶奶带着满意一生的付上路了，奶奶带着晚辈孝顺的体贴启程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奶奶是一位慈祥、可亲的老人，一头花白头发略显稍瘦的身材，俊秀的眉目始终炯炯有神，脸上永远荡漾着慈祥的微笑，一双有力的小脚，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雷厉风行。奶奶不仅是一位手巧心细的老人，还是一位厨艺高超的老人。小时候，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，每当秋天我把奶奶家所分的农作物从南山、北沟，用小独轮车推至奶奶家的时候，奶奶就把白面包的饺子留给我吃，而自己吃黑面的。奶奶包的饺子味道鲜美，堪称一绝。有时她还把自己不舍得吃的桃酥点心从一个纸糊缸里摸出来犒赏我，我不顾擦满脸的汗水，囫圇吞枣般把一整个桃酥就咽至腹中，伴随着一阵咳嗽，喝下一碗水缸的凉水，马上就恢复了满脸的喜悦，撒着欢又推上小独轮车直奔东岭去推地瓜了。奶奶对我很好，对我很亲，有点好吃的就叫我去吃，到现在回忆起来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反正是对我格外的喜欢，这可能就是隔辈亲吧！

当我参加工作后，用自行车推着年过八旬的奶奶看大海，到南山公园观赏动物表演，在人工湖“虎岩潭”处留影。当在“虎岩潭”照好相后，奶奶见一位小青年把一个烟盒丢在不远处的草坪上时，她立刻迈着小脚过去把烟盒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，这一幕，当时被一位老外用手机一阵狂拍，我也被奶奶的这一举动惊呆了。奶奶说：“多美的地方，怎么能乱丢垃圾呢！”“我自愧不如，羞愧难当，自己的觉悟竟不如没有文化的年事已高的奶奶。”

奶奶的晚年生活基本能够自理，她很爱干净，很勤劳，豁达开朗，笑口常开。在居住城市的四叔、五叔、小姑的悉心照顾下，奶奶的连感冒都很少发生，由于奶奶的心态好，始终健康，一点病都没有，没有给自己带来痛苦，也没有给亲人带来麻烦，奶奶就是一位只求奉献，不求索取的品德高尚的慷慨老人！

奶奶就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，时刻照耀我人生的行程，照亮我坦荡荡荡的人生路，使我少走弯路，走上人生的光明的阳光大道！我深深怀念我的百岁奶奶，永远也不能忘怀她那德范长垂、品高入敬的百年生涯！愿奶奶在天堂生活得幸福安康！

# 父亲的搪瓷缸

赵世惠

母亲的刷牙缸，跟母亲一样，都有些年纪了。

刷牙缸是搪瓷的，拿在手里，很敦实厚重，缸沿和缸身，有几处搪瓷脱落，露出内中厚实的黑色铁心。那是小时候我们不懂事，或有意或无意摔坏的证据。

搪瓷缸很普通，白色的搪瓷底色，深蓝色的缸沿，浅蓝色的一圈装饰纹，让一群翱翔着的和平鸽，以手拉手的姿态呈现。搪瓷缸一面是天安门的红色勾勒图案，写着：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另一面是红色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”七个大字，落款是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。这搪瓷缸正是当年父亲参加抗美援朝的纪念品。

儿时，这样的搪瓷缸是两个的，父亲母亲一人一个，永远干干净净地放在桌子一角，貌似一直未得清闲，默默于晨昏被父亲母亲用做刷牙缸洗漱。我和哥哥，也在幼时，装模作样模仿父母的姿势，用这一对搪瓷缸盛水漱口。还记得我有一次，偷试父亲含一口水仰脖震喉咙的绝技，几乎呛杀。那时也只有几岁吧？但记忆刻骨铭心，再不会忘。

父亲很低调，从不给我们讲他当年南征北战的故事，以至于在童年到少年的岁月里，我除了知道父亲曾经当过兵，竟不知道父亲曾经的辉煌战绩。还是高中时，我才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功劳簿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，父亲从1945年当兵参与过的战斗和功绩：四平攻

坚战、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海南岛战役、抗美援朝，还有很多战役的名字我没记住。曾经有个部队的朋友对我说，你父亲的这些经历，能经历一两回也是了不得了。我不懂这了不得是什么概念，但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极度的认真与尊敬。

父亲，即使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，也不会走上讲台，对人讲起哪怕一小节战斗经历。还记得那时幼小，学校组织一起听过一次老兵忆苦思甜教育，宣讲者是村里一个老兵，只参加过一次战斗，被子弹打穿了脚拇趾，然后就退伍回来了。他把战斗气氛渲染到极致，最后还脱了鞋子，给同学们看他的小脚趾，我听得热血沸腾，回家对父亲说，父亲只是微笑，不语，一抹轻描淡写地不以为然，挂在眉梢眼角。大姐指指这搪瓷缸点醒我：看上面的字，认识不？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！看爸爸头部的伤疤和伸不直的手指，爸爸肺部还有弹片呢！我惊诧，问父亲：爸爸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讲呢？父亲还是淡然地笑：那些经历不是用来炫耀的，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……

生活中的父亲，给我的感觉，就如同这一对抗美援朝纪念的搪瓷缸，也像父亲那一包十几枚的军功章，从未被当做

什么荣耀特意珍藏。军功章安静地躺在衣柜里，包着的袋子上，也绣着“送给最可爱的人”，还有一些花花草草簇拥。那应该是个香袋，不知道是当年哪个支前的小女孩，认真绣描，寄托了对最可爱的人所有的崇敬之情，最后被当慰问品分发给远在朝鲜保家卫国的父亲。这普通又珍贵的搪瓷缸，曾伴随父亲抗美援朝的艰难岁月，默默给他提供便利，在和乎年代，又安心地做着它最基本的功用，相伴相守。

从容淡定，说的应该就是如此吧？父亲说：“当年脑袋别在裤腰上南征北战，可不是为了日后拿来炫耀。”父亲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什么叫淡然。功名利禄皆云烟，再辉煌的过去，也只是经历，是过去，安然过好当下，享受手中的平凡幸福，才最重要。



# 母亲的新加坡梨

曲京溪

那年，一位新加坡商人，租赁了我们村子南的600亩土地，种植了一大片梨园。入春的一天，在梨园打工的三妹，来到母亲家，她带回了一棵1米多高的梨树苗。不等三妹动手，母亲就急火火地找出一把铁锹，在院子东侧的一块空地上，掘土挖坑。坑挖好了，母亲又铲来几锹土杂肥，摞进坑底，把树苗栽上，灌足了水。

春去秋来，叶生叶落。转眼间，梨树已经三周岁了，树干高过了屋檐，枝条伸展到了屋顶。一次我回老家看望母亲，白花花的梨花开了，在陈旧的老屋的映衬下，白得晃眼。芬芳的香气，弥漫了整个院子，润彻了五脏六腑。花香引来十几只蜂蝶，在花枝间飞来飞去，听着嗡嗡的

欢鸣声，让人心情舒畅畅快。

我每回家一次，就能看出梨果又大了一圈儿。有次回家时，见满树的梨，个个都比拳头大，像是约好了似的，一齐使劲儿，坠弯了枝头。它们是在炫耀果实的丰硕吗？不，应该是向养育了它的母亲致谢吧！

年过古稀的母亲，腿脚已经有些不利索，但她还是踩着小板凳，站在树下，摘下一个梨让我尝尝。看到母亲弯弯的脊背，也像被果实压弯的树枝，扣向大地，我嚼着梨，感觉中更多的是苦涩。梨树被压弯了的枝头，在梨子收获后，还能挺直。可母亲送我们一个走出村庄，进了城，她那被生活累弯的脊背，却再也无法挺直了啊！

入冬前的一个星期天，母亲进城来了。刚一进门儿，母亲就

打开布兜，拿出十多个梨，招呼我儿子：“浩浩，这是奶奶自己种的新加坡梨，没打药，快尝尝。”我拿起一个，削了皮儿递给儿子。儿子贪婪地大口大口吃了起来，吃完后说：“这梨甜，像冰糖味儿，还没有渣子。”母亲不眨眼儿地瞅着我儿子把梨吃完，脸上始终洋溢着慈祥幸福的微笑。

“你也吃吧。”母亲拿起一个梨对我说。我知道，母亲的胃肠不大好，不能吃凉的食物。我不好当着母亲的面儿吃，就推说给孩子留着。怕母亲寻思多了，我就宽母亲的心说：“给梨削皮儿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您拿着我们肯定比这还要好。”母亲一笑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明白。现如今孩子少，谁还不拿着娇贵。我拉扯你们兄弟、姊妹七个的时候，可没有什么好吃的。”

妻在做饭。我拿起刚带回家的一张报纸，看见上面有着著名诗人张恨昌的一首短诗《如果母亲是鱼》：如果母亲是鱼/她会剩下/所有带血的鳞片/为儿女，做衣裳……才读了一小段儿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

自从母亲2009年过世后，我家的老屋就空着了。这棵梨树，便成了我们兄弟姐妹思念母亲的寄托。见到梨树，就感觉像是母亲在院子里迎接我们回家一样。按说，梨树的寿命是能活到一百岁的。可它还不到二十岁，去年在一场罕见的涝灾中随我母亲而去了。我坚信，来年梨树定能生出新芽儿，就像是我们对母亲的思念，一天天疯长起来。母亲的魂灵，一定能闻到梨树开花的满院芬芳，触摸到那沉甸甸的、压弯枝头的果实。